蜀山劍俠傳/0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十三回　周輕雲學道辟邪村　金羅漢搬兵五雲步

下一回▶

話說追雲叟正與醉道人、周輕雲在慈雲寺外樹林之中談說俞德受傷之事，忽見西方飛來了幾道紅線，便把醉道人和周輕雲一拉，喊一聲：「快走！」三人一同駕起劍光，飛回了碧筠庵。這時已到五更左右，冬天夜長，天還未亮。他三人也不去驚動周淳，進了經房坐下。醉道人喚起松、鶴二童預備茶點。輕雲問道：「適纔那西方上幾道紅線，爲何我們見了就跑？」追雲叟道：「慈雲寺自從周雲從被你醉師叔救走，張亮被殺，智通便料知我們峨眉派中人要和他爲難。他在上月便打發他門下四金剛同多寶真人金光鼎，以及投奔他的一羣四川大盜，拿他柬帖，前往三山五嶽，聘請能人劍客，齊集慈雲寺，開會籌備應付之策。今天晚上這幾道紅線，便是毛太的師父金身羅漢法元。我因爲暫時不便露面，所以叫你們一同迴轉。」輕雲道：「照師祖這般說來，他們既然四出尋找幫手，我們就這幾個人應敵麼？」追雲叟道：「哪有這種便宜的事？我早已料到這一步，已經打發你師叔李鬍子去請人去了。如今事情不過纔在開端，智通那廝也拿不定我們這邊虛實。不過他既疑心我又出世，鑒於他死去的師父太乙混元祖師的覆轍，所以把他們的同門同黨召集攏來，仔細研究對敵方法。至於我們真正的硬對頭，如今還一個都未露面，有的還在假充好人呢。」談了一會兒，周淳起來，輕雲上前見禮。周淳又向追雲叟、醉道人蔘拜。輕雲便到內屋坐了一會兒內功，已是日出三丈，也就不打算睡了。醉道人揹了葫蘆，便要往外走。追雲叟連忙將他喚轉，從懷中取出一樣東西與他。醉道人連忙稱謝，接過來便藏在懷中，走了出去。追雲叟便對輕雲道：「現在敵人尚未到齊，也不知

我們的虛實同藏身之地。我現在要帶你父親到衡山珠簾洞我大徒弟岳雯洞中去傳授劍法，並且洗煉你醉師叔的寶劍。魏青我已叫他投奔一個人去了。你一個女子，孤身住在此地，多有不便；又有許多需用你的地方，不能叫你回山。這倒是一個難題。」輕雲道：「師祖你老人家不用擔心。我師父打發我下山時，也說是破慈雲寺尚早，孫兒到了成都，沒有落腳之處。臨行交與孫兒一封書信，就是到了成都，見了醉師叔同孫兒的父親後，如無處住，拿這封信到成都北辟邪村投奔玉清師太，便可得到安身之所。師祖同爹爹走後，孫兒便去投她如何？」追雲叟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想不到摩伽仙子玉清大師會在成都居住，這真是我們一個好幫手。她自從受了神尼優曇點化後，便洗淨塵緣，一心歸善。我在東海雲遊時，她到那裏採藥，我同她見過一次，曾經爲她幫過小忙。如今一別五十年，想來她的本領愈發高強了。你此去對她務要特別恭敬，朝夕討教，於你大是有益。」

輕雲聽了大喜，正要請問摩伽仙子玉清大師的來歷，還未開口，眼前一亮，滿室金光，忽聽一個女子口音說道：「白老前輩，要想背後議論人的長短，我是不依的。」周淳、輕雲定睛一看，室中憑空添了一個妙齡女尼，頭戴法冠，足登雲履，身穿一件黃緞子僧衣，手執拂塵，妙相莊嚴，十分美麗，正在和追雲叟爲禮。追雲叟笑道：「我這怪老頭子向不道人的短處，大師祇管放心。不過異日與五臺這一羣業障對敵時，大師必要助我們一臂之力。」那妙齡少尼說道：「老前輩吩咐，豈有不遵之理？這二位，一個我已經知道，是我村中新來的佳客，這位呢？」追雲叟笑道：「祇顧說話，還不曾與你們引見。」說罷，便叫周淳、輕雲參見。又對他二人說道：「這位就是我們適纔所說的玉清大師。」周淳、輕雲十分驚異，心想：「追雲叟和她相別已五十多年，此人怕沒有一百來歲，怎麼容顏還如少女一般？」追雲叟道：「她今年大約也有一百三十多歲了。」玉清大師道：「老前輩又來取笑了。」追雲叟道：「這是我新收的弟子周淳，是一個半路出家的，劍法一些沒有入門，你看他還能造就麼？」玉清大師道：「老前輩有旋乾轉坤之力，頑鐵可點金，何況周道友根基厚呢。」追雲叟道：「你是怎生知道我們在此地的？」玉清大師道：「此地原是大師兄素因的下院，今年她從雲南採藥，迴轉家師那裏，順便前來看我，言說將此地借與醉道人，我久已想來看望。」說時，便指着輕雲道：「昨日她師父餐霞大師的好友、落雁山愁鷹洞頑石大師帶來口信，說是她拿了她師父的信投奔於我。算計日程，已應來到，並未見她前來。我知道如今羣魔又要出世，恐怕出了差錯，故而前來打聽，不想幸遇見老前輩也在此地，真是快事。恰好我有一件要事，正要找一個峨眉派中主要人物報告。因我正煉一件法寶，無暇抽身到別處去，老前輩遇得再巧不過。」

追雲叟忙問根由。玉清大師道：「老前輩知道太乙混元祖師的師妹萬妙仙姑許飛娘麼？」輕雲插口道：「師伯說的莫非是在黃山五雲步參修的那一個中年道姑麼？」玉清大師道：

「正是此人。自從兩次峨眉鬥劍，她師兄慘死，她便遁迹黃山，絕口不談報仇之事。當時一般人都說她受師兄深恩，把她師兄的本領完全學到手中。眼看師兄遭了峨眉派毒手，好似無事人一樣，漠不關心，毫無一點同門情義，就連我也說她太無情分。直到去年，我纔發現此人胸懷異志，並且她五十年苦修，法寶雖沒有她師兄的多，本領反在她師兄之上。此人不除，簡直是峨眉派的絕大隱患。我是如何知道的呢？我和西藏毒龍尊者在八十年前本有同門之誼，自經家師點化，改邪歸正。我因不肯忘本，別樣的事情可爲峨眉同本門效力，惟獨遇見西藏派人交起手來，我是絕對中立。因此數十年來，不曾與西藏翻臉。毒龍尊者因見我近年道法稍有進步，幾次三番，想叫我仍回西藏教下，都被我婉詞謝絕，並把守中立的話也說了。十年前，他帶這個許飛娘前來見我。我起初很看不起她，經不起她十分殷勤，我見她雖然忘本，倒是真正改邪歸正，向道心誠，她又下得一手好棋，因此來往頗密。誰想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去年冬天又來看我，先把我恭維了一陣，後來漸漸吐露心腹，原來她與混元祖師明是師兄師妹，實是夫妻。她這五十年來臥薪嚐膽，並未忘了報仇，處心積慮，原是要待時而動。苦苦求我助她成事，情願讓我做他們那派的教祖。我聽了此言，本想發作，又覺她情有可原，反而憐她的身世。雖用婉言謝絕她，對她倒十分的安慰。誰想她不知怎的想入非非，以爲我同她一般下賤。有一次居然替毒龍尊者來做說客，想勸我嫁與他，三人合力，使西藏教放一異彩。我聽了滿心大怒，當時便同她宣告絕交。她臨走時，用言語恫嚇我，說她五十年苦心孤詣，近在咫尺的餐霞大師都不知道她的用心，如今機密被我知道，希望我同她彼此各不相干，我如果泄漏她的機密，她便要同我拼個死活。她又說並不是懼怕餐霞大師，怕她知道了機密，因爲她有一柄天魔誅仙劍尚未煉成，不願意此時離開黃山等語。我也沒有答理她，她便恨恨而去。我最奇怪，餐霞大師頗能前知，何以讓一隻猛虎在臥榻之側安睡，不去早些剪除，卻使她成就了羽翼，來同峨眉派爲難？難道她當真就被她矇蔽了麼？」追雲叟道：「想必餐霞大師自有妙算，不然也絕不會讓她安安靜靜在黃山五十多年。現在她的假面目既然揭開，她的劫數也快臨頭，你日後自知分曉。你見了令師、令師兄，代老頭子致意，改日少不得還要麻煩他們。我們今日就分手吧。」說罷，摩伽仙子便告別追雲叟，帶了輕雲，迴轉辟邪村。追雲叟也帶了周淳，回山煉劍。不提。

且說智通自從俞德、毛太受傷，醫藥無效，自己單絲不成線，孤樹不成林。尤其俞德更是昏迷不醒，呻吟不絕。正在無可奈何之際，忽然了一進來報道：「前殿忽然降下一位禪師，言說是五臺山來的，要見師父同毛師叔。」智通急忙出來一看，見是金身羅漢法元，心中大喜，當即上前參拜。這法元生得十分矮胖，相貌兇惡，身穿一件烈火袈裟，手持一支鐵禪杖。見了智通，便問毛太可在此地？智通便把毛太尋周淳報仇，如何在林中遇了能手，被人戲弄，後來西藏派粉面佛俞德來到廟中，那晚來了兩個刺客，好似一

男一女，毛太同俞德如何中了暗算，現在後殿養傷，昏迷不醒，一一說了一遍。法元聽了大怒，便叫智通引他進去。法元見毛太已是斷了一隻左臂，正在昏睡，不禁連連嘆惜。忙叫智通取來一碗無根水，從身旁取了兩粒丹藥，與他二人灌了下去。又將兩粒丹藥化開，敷在傷處。

這時毛太業已清醒過來，見了法元，便要下牀叩拜。法元道：「你傷痕未愈，不必拘禮。」毛太疼痛難忍，便也就恭敬不如從命，眼含痛淚，又將前事說了一遍，請法元與他報仇。法元道：「此事關係不止你一人，報仇之事，何消說得。」說罷，便問智通：「毛太的斷臂現在何處？」智通道：「現在佛堂供桌上，因怕毛賢弟傷心，不曾拿進來。」法元道：「此臂不曾丟失，還好想法，快去取來，好好保存。」毛太正愁自己成了廢人，聽了法元之言，不由精神一振，便問道：「師父法術通神，難道說還可叫弟子斷臂重續麼？」法元道：「我哪有這大神通？不過北海無定島陷空老祖那裏，有煉就的萬年續斷接骨生肌靈玉膏，倘能得到手中，便可接骨還原。幸喜如今天寒地凍，不然肌肉腐爛，雖有靈藥，也無用處。可惜沒有峨眉派的固本丹，止住血液，保養肌肉。將來就算靈丹到手，把斷臂接上，也不過無礙觀瞻，不能運用自如了。」智通道：「既然有此靈藥，師叔快快修書，待弟子前去將它取來，早些與賢弟醫治如何？」法元道：「哪有這樣容易的事？那陷空老祖非比尋常，他那無定島環圈三千弱水，鳥雀也難飛渡。並且這位老祖業已謝絕世緣，不與外人見面，就是我親身去求，也休想進島一步。」智通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還是無望的了。」法元道：「這倒也不然。陷空老祖生平祇收下兩個弟子：一個是靈威叟，現在北海冰原靈山住居，人極正派，也學他師父一意靜修，不問外事；一個是崆峒山長臂神魔鄭元規，此人劍術高強，另成一家，祇是心意狠毒，不爲老祖所喜。十年前不知爲了何事，師徒意見不合，老祖忽然要用飛劍斬他，被他師兄靈威叟知道，悄悄通信，叫他逃走。一面向陷空老祖苦苦哀求。爲了此事，老祖怪他不該私通消息，還罰靈威叟面壁靜跪三年。鄭元規見立足不住，沒奈何，投身到雲南百蠻山赤身洞五毒天王列霸多教下安身。後來奉了五毒天王之命，到雲、貴、陝、川一帶收徒弟，纔在崆峒山暫住。此人倒與我情投意合。聽說他逃走時，曾將陷空老祖的靈藥盜走不少。這須我親去，纔能到手。」智通道：「如今峨眉派多在成都，早晚必來生事，弟子雖曾派門下弟子去請能人相助，俱未來到。他二人現在病中，師叔走後，不知有無妨礙？」

法元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枉自修道多少年，你連這點都看不透，你還想恢復你師祖的事業？你想峨眉派有許多能人，豈是輕舉妄動的？此次明明想借各派收徒的機會，設法開釁，想把火挑起來，照上次峨眉鬥劍一樣，把異派消滅，好讓他們獨自稱尊。區區一個慈雲寺，豈放在他們心上？如果追雲叟業已出世，以他一人之力，消滅這座慈雲寺，

豈不易如反掌？上述行刺，明明是他們新收弟子想出風頭，故而先來挑釁，再看我們如何佈置，他們再行下手。我們這兒人越多，他們也越來生事。如果和平常一樣，祇要我們不出去生事，他們也絕不會來的。」說罷，俞德服用丹藥後，藥力發動，雖不能馬上還原，倒也疼消痛止。醒來見了法元，知道是他解救，便勉強下牀叩謝。法元道：「你自離開爲師，到了毒龍尊者門下，我已知道你功行精進。此次也是你藝高人膽大，纔中了別人暗算。以後臨敵，須要小心在意。我再與你二人留下幾粒丹藥服用，三日後便可痊癒。事不宜遲，待我往崆峒山走走。」說罷，便出房，化成幾道紅線，望空而去。

到了第二日，智通正與毛太、俞德閒話，先是大力金剛鐵掌僧慧明回來，報道：「啓稟師父，弟子奉師之命，到了衡山鎖雲洞，去請岳琴濱師叔。先是應門童子拿了師父的信進洞，出來說是岳師叔不在洞中，到武夷山飛雷洞，尋龍飛師叔下棋去了。弟子便趕到武夷山，遇見龍師叔的弟子小靈猴柳宗潛，他說龍師叔東海訪友，岳師叔未來。他本人倒願意來看熱鬧，他並且答應幫弟子找幾位同門道友同來。弟子恐怕師父久候，特來繳旨。」智通聽了，不由嘆口氣道：「如今人情勢利，你岳師叔無非懼怕峨眉派勢力大，明明成心不見你罷了。你算是空跑一趟，裏面歇息去吧。」慧明退了下來。

隔了三四日，無敵金剛賽達摩慧能、多臂金剛小哪吒慧行、多目金剛小火神慧性等先後回廟，所請的人，也有請到的，也有託故不來的，也有當真不在的。那所請到的是：嶗山鐵掌仙祝鶚、江蘇太湖洞庭山霹靂手尉遲元、滄州草上飛林成祖、雲南大竹子山披髮狻猊狄銀兒、華山烈火祖師的弟子飛天夜叉秦朗等。除了烈火祖師是另一派，也是與峨眉派積有深仇的，餘人皆是智通、毛太的師兄弟輩，長一輩的師叔、師伯俱未請到。西藏毒龍尊者推說有事，事辦完了來不來不一定。他門下大弟子俞德，業已先來。飛天夜叉馬覺，出門未歸。算計人雖不少，祇是並無出類拔萃的劍仙，未免有些失望。到底慰情聊勝於無，祇好再作區處。

又過了兩天，飛天蜈蚣多寶真人金光鼎，率領他的弟子獨角蟒馬雄、分水犀牛陸虎、鬧海銀龍白縉等，高高興興走進廟來，見了衆人，見禮已畢，便道：「我自從離了慈雲寺，原往青城山去請我的好友紀登，代約他的祖師矮叟朱梅前來助我們一臂之力。剛剛到了灌縣，在二郎廟前，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絕色女子向一個中年道姑買藥，我打算約好了紀登，回來時順便將那女子搶回來，與大師受用。誰想我到了青城山金鞭崖白雲觀，紀登已雲遊在外，祇有一個道童在觀中看家。他說他師父不久迴轉，便在廟中等了多日，仍不見迴轉。我又怕誤了此地之事，又惦記那個女子，便往回走。好在那天已將女子的寓所探好，便在她家附近尋下住所。到了晚間，我帶了馬雄等前往她家。起初以爲一個

弱女子，手到擒來。不想她家還有一個父親，連那女子，都武藝高強，非常扎手。後來我見馬雄等抵敵不住，恐怕失手，便放出飛劍，將女子的父親一劍殺死。因爲要擒活的，我同馬雄費了半天手腳，馬雄還中了那女子一袖箭，擒她時，手也被她咬傷，好容易纔將那女子擒住。那女子當時一氣，便暈死過去。我用一條被單，將她緊緊包裹，叫馬雄揹在身上，連夜往回逃走。誰想出城不過十里，忽然遇見那天在二郎廟賣藥的中年道姑，攔住去路，硬要我將人留下。我因趕路心急，希圖早些了事，便把飛劍放出，誰想這一來，幾乎闖了大禍。這道姑見了我的飛劍微微冷笑，將手一揚，便有一道金光。我的飛劍與她的金光纔一接觸，便退了下來。眼看她的劍光已將我等罩住，祇好閉目等死。待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，睜眼看時，那賣藥道姑連同我們所搶來的女子，俱都不知去向。且喜我們一行人等，連一個受傷的也沒有。當時尚以爲是那道姑不肯開殺戒，所以未取我們的性命。我們又白白辛苦一夜，到手的美人兒被人家搶去，心中好生不快。然也無法，祇得仍往成都走來。走到半途，忽然遇見馬覺馬道長，談起那道姑，他纔悄悄告訴我，說她乃是現今我派中最厲害的人物黃山五雲步的萬妙仙姑許飛娘。她在黃山修煉，祇爲探看峨眉派的動靜，想必她看我們所搶的女子好，故而借此示恩於她，好收她爲徒。我們去殺人搶人，正好爲她造機會，她不久也要出世。許仙姑現在表面上尚未顯出本來面目，仍與峨眉派中人假意周旋，叫我嚴守祕密。我派有此異人，豈非幸事？」俞德、智通等聽了，也自欣喜。

過了幾天，法元從崆峒山跑了回來，雖將靈藥取到，但是已隔多日，效驗微小。祇得將斷臂與毛太接上，敷上靈藥加緊包紮，就煩大力金剛鐵掌僧慧明護送毛太回五臺山將息。

等毛太、慧明走後，法元把人聚集在大殿，說道：「此番爭鬥，不比尋常。臨敵時，第一要鎮定心神，臨事不慌，不可小看他們。我看現在爲期還早，我們的幫手還未到來，待我親自出馬，再去請幾位相助。廟中自我走後，無論何人，無事不許出門。到了晚間，分班輪守。如遇真正厲害敵人到此，可由俞德出面，與他定一日期，以決勝負。千萬不可造次迎敵，以免像上次喫虧，要緊要緊。」說完，別了衆人，便往三山五嶽，尋訪能人相助去了。